

明清的江南水汽氤氲,是各种艺术门类向精致发展的温床,浙东吉子作为家具装饰用的配件,也在此刻粉墨登场。我们可以从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十里红妆”千工床进行联想:它们有着必然的繁复与华美,同时也是地位的象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通过精巧的榫卯结构嵌入床体中的百余个吉子,倒挂狮子、山水人物、亭台楼阁、和合二仙、戏曲人物、仕女图等,不一而足,每一件都是工不厌精的典范,当时的匠人和钟爱这门艺术的人,还十分郑重地将它们称为“甬式家具的眼睛”,充满珍爱。

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来了解和研究吉子。如果你与吉子能长久地对视,一定会发现顺着吉子上生活着的众多人物和图案,能看到到历史的最深处,恍若遥远的梦境。这是因为浙东甬作家具,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床,而甬作家具中吉子数量最多、雕刻最精、成就最高的,也生长在床上。就如“十里红妆”中的“琴瑟和鸣”,是属于吉子的一曲缠绵;“长寿床”上,松鹤绕着云纹,也仿佛有这样一幅图景,童子在与长辈的对话中,酝酿出一部渔樵耕读的家族兴旺史;“子孙床”的架子上,吉子静候着光从四面八方打来,与床上青葱成长着的小主人,一起看尽光影中明灭的山河花鸟……还有每家必备的八仙桌的构造上,悄然徜徉着如意和方胜纹饰的满堂彩,椅背上典雅的“梅兰竹菊”搭配各种民间神话的祈愿,亦有儒释道的思想集合。坐在这样摆满老式家具的堂屋,向外望去,木雕门窗上,《西厢记》的千古诗一梦仍在流传,匠人们用透雕、浮雕、阴刻、镶嵌等组合雕法,可谓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地显身手”,将故事说得充满木质的温暖,却又不失曲折和动人。

在几百年的雕刻发展史中,吉子首先是作为一件大家具上的附丽而存在。最初,也不乏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吉子的源起,可以追溯到明式家具中起支撑作用的“矮老”,在整体的家具建造中,这只不过是细枝末节。但也正因为细微,反而显现出更加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妨将目光切回吉子出现的那一折点:明清交替之际。如闻名世界的明式家具,也在那时走到了中式古典美学的一种巅峰,集完美比例的型、式、工于一身。然而,匠人的精神就在于敢于开拓创新,主动创造新的风尚。吉子,就是这一时期浙东匠人们求变的产物。

那一年去海南,旅游公路傍海绕着,骑行团队掠过,穿着红衣,戴着白防护帽,在蓝天白云下构成流线型风景。大桥上,俯瞰海浪吻舔礁石,骑手们争着和我合影。长期在海边生活,他们需要我这样一个衣着怪异的北方佬做参照物。海边的沙梁上,层层叠叠着凤梨,忽想那年去中山摘凤梨,田野里连啃了几个。海边的凤梨好吃,香香甜甜的,也是骑行者喜欢欣赏的风景。

去海边,连续几天,皆会遇到一位老人。老者顾长,穿海色的素蓝,仿佛与大海融为一体。他执拗地站在海边垂钓,犹如一个痴迷大海的孩子。有一次,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他,老人退休快二十年了,最早是民办教师,后来转成了公办。看着一批批孩子成长起来,又看着一批批孩子离开了家乡。老人每天会来海边钓鱼,看看岸边迎风的树,望望波浪滔天的大海。即使有雨的日子,老人也会穿着雨衣来钓鱼。没钓上鱼来,他会踩着沙滩,愉快地回家。回味与海里的鱼斗智斗勇的快乐时光。我看着他新钓上来的大鱼,问他卖不卖,他说:他从来没卖过钓上来的鱼。这些鱼,会让老伴和孙子欢呼雀跃不已。他说:近几年,渔村来了些养鱼人。把海水抽上去,再吐出来,海里的野生

仔细说来,吉子,是宁波人特有的叫法,北方人叫“卡子花”,南方一些地区叫“节子”,也叫“花结”。那时,北方匠人们开始在大的附件上锦上添花,“卡子花”是这一改变中的一小环,代表着他们对木雕技艺的一视同仁,也以此建造出与明式家具截然相反的繁复而华美的家具样式。而浙东的匠人们则倾心于这雅致的技艺,渴望让手艺在细枝末节中发芽。尤其是沿海的宁波地区,清朝开埠后与更多的文化融汇,越发形成自己独特的雕刻技法。我想,他们一定见过晨光与月色的明暗,这样坐上一整天,手中的工具换了又换,凿子、鼠尾锉、三角刀……简直比绣娘引线还仔细,指节让刀柄硌得发红,汗珠子悬在鼻尖不敢落,生怕惊扰了那近乎镂空的脉络。

这是匠人们的一时技痒,抑或是渴望找到一种可以发挥他们“专精一道以至极限”的工匠精神?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潜心锻造、代际传承中,他们以刀代笔,手执纹理细腻的黄杨木,或其他木种,将这一片微小的天地,与江南的祈福、婚嫁等民间文化深深链接在一起,走上一条崭新的“花路”,实在有着天工开物的智慧,亦如严羽《沧浪诗话》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滋味,足以成为木雕中的点睛之笔。

从收藏家的视线望去,看到的是“风景这边独好”,可以纳入书画中所谓“逸品”的同一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子审美与技艺的每一次进步,与明清时期推崇“反匠气”的写意,处在同一条河流中。一块雕工精致的黄杨木吉子,与徐渭、八大山人的写意画,有相似的价值。

吉子如何一步步“脱尽纵横习气”?这其中因缘,也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演变。倘若我们可以将各个时期相同题材的吉子放在一起,假想古人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为题,做一次跨时代的雕刻比赛,或许能更直观地看到其中变化:清初时期,这朵花想必会强调花瓣如何开合、叶片是否舒张等构图关系,如同在匠人手上完成一朵花的又一次绽放,足够写实;到了清中期,则已然开始趋向自由的创作,这一枝春里,或许有一名女子殷殷期盼的身姿,也或许有着水墨画般的神似,不再是程式化的图案;清后期,吉子的呈现已不可三言两语说尽,或许雕工们也不再局限于雕花抒情,而是在江南精巧雅美之风的影响下,转向追求历史的纵深滋味了。循着这一审美演变,我们会发现,吉子就像一个学习唱戏的人,一步步走进角色,粉墨登场。

鱼比过去少了。自己每天要耐得住劲与鱼儿们斗法。老人边说往事,边看着海浪里的水漂。那一刻,我想到了《老人与海》。

在渔村,果然看到了许多养鱼者。他们大多从外省来,受雇于希望通过养海鱼发财致富的人。鱼池里的鱼,要比大海里的鱼光鲜亮丽,它们在池子里游来荡去,不用担心缺氧。养几年鱼,养鱼人就回内地老家娶妻生子了。他们从没见过海鱼的大山里走出来,来到了宝岛,像种地一样熟练地养鱼,这里是鱼儿们自由的天堂,也是打工者难以走出去的地方。有的养鱼人,充其量到附近的村庄转转,很少会到岛上的城市里游逛。一碗面条足以充饥,他们很少吃到鱼。鱼死了,也会有人迅速收走。鱼儿们成了观赏物。海南岛的冬天不冷,不用担心忍受寒冷。池子的鱼儿们,未来的路则是走向餐桌;大海里的鱼,大多能在大海里寿终正寝。

从海边到五指山中行,想想海南省真有趣,一个大岛,荡漾在海

篋中藏有三片汉简,长短不一,上有若干文字。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片色泽黑褐且弯曲,字迹已无法辨认;另两片依稀可见“音”“公”“雨”“草”数字。回想起来,此系30余年前,甘肃诗人刘润和千里迢迢之赠品,正可谓佳贶远及,不想就此成为敝舍中唯一时跨2000余年的遗藏。

汉简作为书写材料,诞生于纸张出现之前。那时的人们以竹沥未凝、纤维密度适中为取向,专挑禾本科的毛竹和刚竹,于秋分时节伐取削裁,制成狭长的竹筒以供书写。“牍”比竹筒略宽,经处理后也可用于写字,二者合称“简牍”。汉简在镜铭、墓碑、瓦当、竹帛一类民间书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存世量也大。20世纪以来,甘肃、新疆等地陆续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隋唐时期的简牍书法达百余种,25万多枚。其中,甘肃是近代最早发现汉简之地,所出土者7万余枚,年代贯穿秦、西汉、东汉、西晋等时期,精品相对也多。公认保存完好且最具审美价值的,当属甘肃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和武威汉简等。我学汉简书法,对前三种尤为青睐,买来多部相关辞典,作为持循法度之参照、追摹原迹之本本。

竹简本身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却并无多少经济价值。于我而言,它们更像是时光流逝的见证。每当我打开锦盒,取出薄薄的竹片,一股神秘的气息便四下里漫宕开来,使我浸染其中,忘怀得失。那些难以辨识的奇字奥句,犹似裹着面纱,隔开2000余年时光大壑与我对视。不由得暗问:书写者会是谁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者还是那年头的书生或名士?

简帛的大量出土,提供了研究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第一

近年来生态环境好了,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乡间,早晨醒来总会听到清脆的鸟叫声,或欢快,或婉转,或高亢,或柔和,有的单音节,有的双音节,有的三连音。我想鸟儿的语言是丰富的,它们随便往电线杆上一站,就成“五线谱”。然而人们不懂,还常



五指山不靠近海岸线,那里的山民不少靠种茶、种地为生。我到一个小山村游览,偶遇一位八十多岁的山民,攀谈起来,他说他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我问他:你向往海吗?他说,海,不过就比河大一点而已。我们这里的山好,水也好。我不想走出去,山里的空气金不换。望着绕村而过的小河,他说:这河里的鱼,不比海鱼差,还很好逮。机智硕壮的公鸡和母鸡,咯咯叫着,跑向香蕉地了。河边的花生果树,长着花生一样的果实儿。蓝天白云下,这位五指山老农,幸福地看着天空、白云和大海,我也陶醉在他的陶醉里。

海南岛,我去过数次了,每次去旅游,感受会不一样。那一年,在沙滩上,我与鲁院英语班的同学在沙滩上嬉戏,一晃,十五年的过去,有的同学成了文坛大家,有的则远离了文学。就像一群喜欢鱼的人,有的人喜欢钓,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喜欢养。旅途中的故事,太多。这海南还是要常来,蓝天白云下的意境,毕竟悠远得多。

卡在胸口那块名为“遗憾”的坚冰,在多年之后,被暖意悄然融解了。

## 三片汉简的别样天地

喻军

手史料,也使五体皆备的文字,具有别致而隽永的艺术观赏性。却唯一一处堪称历史的“空白”,即书写者的信息不详。如同我们明知碑刻、墓志、造像题记、摩崖石刻均系当年的民间抄写者、戍边兵士和基层书吏所为,却因并无文字记载或落款名章之类可资验证,对作者姓名甚难准一头雾水。于是在今人的叙述中,这些技艺不凡的书写者统统被称作“无名氏”。想想看,那些给后人提供了丰赡的取法资源的书迹碑刻,创作者却隐匿不见,无以考先志,知其名,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也让我想起一句话:“诗人隐身于诗之后,因为他仅是诗的呈现者”,就如《诗经》中的那些佚名诗人……虽则我的耳畔,仿佛凭空即能听见那些工匠们凿石刻碑所发出的铿然节律,我想呼喊他们的姓名,却张口无声。

简牍也是不具名的书写产物,内容多涉文书、典籍和药方之类,在书法品评体系中,它向来不属主流形态,却提供了率真流逸和即兴化的书写样式。你看它字形瘦削,却方起尖收,表瘦实腴;你看它笔画随意,却在长横捺撇间纵放不羁,雁尾波磔。或如鸢飞戾天;或似鱼跃于渊,意之所至,频生姿采,成为书法史上独特的审美样本。其“草化”特征也为魏晋行草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近现代于右任、林散之等大家无不对其悉心揣摩而自成面目。

多年来,我都非常欣赏汉简文字化端严工整为流利洒脱且骨力劲挺的书写特色。虽说学汉简并

放到屋檐边的角落里。

第二天清早,见小鸟停在杜鹃丛的一根分枝上,纤细的爪子倒也抓得稳稳当。晨曦中见院墙及树上有好几只鸟,它们叽叽喳喳的,似乎在讨论营救计划。从头上那一撮标志性的白毛看出,系同类。好比我们微信,它们遇事呼朋唤友,也有其联络方式。

这情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传说中懂鸟语的人。他叫公冶长,是孔子弟子,也是孔子女婿。据说有一天,公冶长从卫国返回鲁国,走到两国交界处,听到一群鸟雀在互相呼唤:“往清溪食死人肉!”公冶长前行不久,遇到一位老妇在路边哭泣,询问后得知其子外出未归,怕遭不测。公冶长便告诉说:“适闻鸟雀相呼去清溪食死人肉,恐是汝子。”老妇前往清溪,果然见儿子尸体,遂报官。村吏质疑:“治长不杀人,缘何知之?”怀疑公冶长是凶手,将其送入监狱。

公冶长自辩没杀人,只是懂鸟语而已。狱主欲验证公冶长是否真懂鸟语,将其关押六十日。狱中,听到麻雀在栅栏上鸣叫,公冶长解释道:麻雀说白莲水边有粮车翻倒,粮食撒地,牛角折断。主管派人查验属实。后来他又解读了猪鸣与燕语,均被证实无误。主管认定其确懂鸟语,且清溪尸案与其无关,于是将其释放。

上述传说出自皇侃《论语义疏》,作者表明该故事来源于民间杂书。我

不意味着无须从篆隶中汲取笔法,尤其对于今人而言,直接上手汉简必难达到“快而不疾、慢而不滞”的书写要求,故先学篆隶再学汉简或为同一关键的有效递进。汉简的古代书写方式为左手执简,右手执笔,笔锋与简至少形成45度角的切入,甚至不乏90度角的横向垂直。而竹片与木牍皆细窄狭长,书写者须平视且悬腕运笔,故而出人意料甚至石破天惊的笔画时有发生,具体体现在笔画粗细、长短节奏、字形结构上的突兀感和离奇感。正因此,才形成汉简文字特殊的审美品位和风格样式。

汉简书法的出现,与记事、笔录、存之于公文档案的实用性需求有关,那是书写快手和好手集于一手的操作范式,不计工拙却更富逸趣;不求形似却愈见丰采。如果学汉简书法总是拘泥于一笔一画的肖似而未着力于将合先开、欲收放纵,则难抵单纯而富变化、得手而能应心的上乘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若行笔过于妄炫己意,则必流入荒率轻飘、不耐咀嚼的浮薄境地。

为写本文,我又一次取出这三片汉简。它们悠远的历史昭然可睹,可作为几行文字的载体,虽老旧开裂却韧性尚存。前文提到,古人对竹片的处理须经多道工序,如选材、切割、杀青、煮沸、脱水、晾干、打磨、编连等,这才确保了竹片不易虫蛀、腐烂之优良,也为书写者提供了良好的材质。我赞叹古人,对于小小的竹片尚能如此用心制作,那么书之于上的那些鏗金戛玉、流光溢彩的文墨,便也如踏向边关大漠的蹄印、剑戟交错的合鸣,甚至是文字的穹隆之上点点闪耀的浪漫星图。

## 鸟语

丹虹

其实,人若静下心来留意日常生活小景,会发现即便直译不出鸟语,通过其叫声变化以及举动,大致能会意几分。一天,发现有只小鸟落在院墙的灌木丛中。那是只羽毛未丰的雏鸟,听到响动,它扑棱了几下,但终究飞不起来,落在了地上,孤零零的。这时,猫急速地甩动着尾巴,一副伏击的样子。我立即将猫赶进屋把门关上,这只号称捕猎能手的猫,常以抓到老鼠、麻雀等小动物为荣。

我拿点粟米撒在地上,小鸟没吃,只是低着头眨巴着眼睛,仿佛在问:你是谁?而我也疑问:你是什么鸟?于是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用微信扫一扫识别,结果说是霸鹟;换张角度稍远点识别,说是吸蜜鸟科;再换一张,说是苇莺科。还是发朋友圈问吧,回复很快来了,基本确认系白头鹎幼鸟,有的解答颇详细:肉色嘴边加上突出的嘴角“喙垫”,灰褐色上体以及黄绿色翼羽边,从还未褪去的绒羽看出,明显是刚出巢或准备学飞的小鸟。

这时,下雨了。只听得一阵急促的鸟叫,我拿把雨伞出来一看,只见绿树掩映的院墙上立着一只大鸟,头上明显长着一块白毛,证实就是我们平常俗称的白头翁。它在墙沿上来回移动,叫声有点焦躁,想必是我替小鸟挡雨的伞,遮住了鸟妈妈的视线。盈盈一握,我把小鸟



敬事和众  
(篆刻) 董少校

查阅《论语》,孔子在谈到公冶长时,只是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曾有牢狱之灾,但并不是他的罪过。然而,孔子未为他人入狱的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门弟子时,写到公冶长是孔子弟子兼女婿,也仅提“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对其入狱原因也未展开。

我倒很乐意相信公冶长因懂鸟语惹祸,然后通过解读鸟雀对话自证清白的传说。这一出人与动物跨界悬疑剧,真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其实,我国早在周朝时就没有夷隶、貉隶等职务,专门负责与鸟兽沟通。万物有灵,相处观察久了,人就掌握了某种特异技能。现代动物行为学家已能通过声波分析破译鸟类的语言规律。

就算外行如我,通过几天相处和观察,也能略解鸟事。鸟儿有朋友圈,其中一只频繁来巡视的应该还是母鸟。鸟鸟长得胖乎乎的,地上留有鸟粪,知道鸟妈妈在喂养。人类的善意鸟儿也懂,我抚摸它渐丰的羽翼说,愿你早日起飞不再掉队。此后,便不见了小鸟的踪影。